

## 測評·數字·全人

上周提到學習的過程與結果。學校教育，往往注意結果，而忽略了過程。不止如此，所謂結果，往往是教師期望中的結果。也就是：今天教的，明天測驗就要能夠答出來。

這裡有幾個假設。一、學生學到的 = 教師教的？實際上，教師講了，學生腦子裡得到的，也可以是另外的一些東西；又或者打動學生的只是教師講的某一個片面。筆者有時候在研討會上發言，之後聽聽眾的反應，十名聽眾可以有十個觀點，真箇是各取所需。這是常態。一次，觀摩一位熱心的年輕人，向幼稚園孩子介紹她從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帶回來的照片，之後有一名男孩舉手問：“那金色的一點是什麼？”原來是講者的熒光筆在熒幕上的投影。印象深刻 – 上面講的，與下面注意的，不一定是一回事；不過童言無忌，戳穿了這個事實。

二、學習 = “答題”？學生今天上課，就要知道明天的測驗怎樣答。不能說這是揣摩上意，因為學生沒有揣摩的意圖，只是習慣了“老師教什麼，我就答什麼。”可以叫做“答題意識”。也可以說是“答題文化”，因為那可以成為學生們潛在的共識。在小學，有時候教師講課以後，隨著發一張工作紙，於是把需要學生“學”的，就鎖定在工作紙的內容上面；之後的測驗，也就是要學生熟讀工作紙的內容。

講課、工作紙（也許加上家庭作業）、測驗，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也就把學生的“學習”，放在一條可控的軌道上面；學生也因此覺得安全，不必揣摩，就知道會考些什麼，也就是教師希望我學些什麼，或曰在測驗中答些什麼。到了中學高年級，還會有學生問：“阿 Sir，呢啲使唔使考【口架】？”指的是公開考試 DSE。

### 分數能夠代表學習的成果嗎？

三、“成績”等於學習結果？在現實中，成績變成了學習結果的代碼；“成績”又更加固化了聚焦“結果”的思維習慣。教師看答卷，按照期望給分。“答對”就高分。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也就是看成績，自己其實學了什麼，學到什麼程度，其實不是關注之點。家長也是看成績，對於學生其實學了什麼，也往往沒有探究的意圖。政府部門，看學校的表現，也往往是看成績，看數據，而不是看過程。

1975 年美國有一起 Donohue 訴訟。學生拿了畢業文憑回家，無法向家長讀出文憑上的文字，家長控告州政府，法庭判家長得值。引起社會上出名的“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的討論，認為學生雖然入了學，也畢業了，但仍然是文盲。其啟示：成績、證書、文憑，也許可以統稱學歷（credentials），其實不過是符號，並不一定代表學習的結果。但是，大家都習慣了看成績，也相信成績，逐漸就不再注意成績背後真正的學習成果，更談不上學習的過程。

1970 年代，美國有一本 *The Credential Society*，英國有一本 *Diploma Disease*。大致都是在揭露學歷和文憑背後的社會現象，也就是描繪學校的生活，變成了準備考試、取得文憑的過程；那不是真正的學習過程。不過現在已經很少人談起。

### 數字化就是教育的未來嗎？

四、教育的未來 = 教育數字化？最近中國內地不斷有把教育的前景，稱為數字化教育，筆者甚有保留。這裡舉一個例子。數年前，有一家頗有名望也頗具創新的科技開發商，發布了一項可供考口試的軟件，除了可以辨別語音，還可以認出各地的口音，再加上語法、內容等等，在科技上堪稱一個突破。在會上的教師，卻提出質問：“我考口試，除了看學生的語言，還要看他們的態度、表情、信心、等等；你就給我一堆數字，並不能代替我現場觀察到的學生。”這個例子也許很能說明問題 - 科技發展，往往是盡量把人的活動歸納為數字參數，然後把機器的活動，盡量模擬人的活動。但是人的活動，其實遠遠超過數字可以覆蓋的。口試所考的，也遠遠超過語音。

五、學生 = 數字？上面這個例子，又帶出另一類問題。在中國內地有些學校，每間教室門口外面有一塊電子設備，裡面有班裡面每一名學生的詳細檔案 - 家庭、學業、健康、愛好、品行、情緒、…。而這

些檔案資料，幾乎完全是數字。問諸教師，他們都不抗拒，但又覺得這些數字不能真正表達學生的狀態。

教師的態度很正面：“數字有用處，但不能代替我的觀察。”現在西方流行的軟件，也有不少用數字來代表學生。在不同的時間點，測量學生在各個科目的表現，形成成績的時間序列。這有點像工業生產流水線的定點測定。這樣的成績時間序列，比“一試定終生”，是一種進步；但是只是反映學生學習的多個里程碑，不能反映學生學習的過程，也因而不會提供學生改善學習的方向和方案。

在香港，曾經有倡議讓學生建立“學習檔案”（portfolio），也就是記錄學生的學習。這是最接近關注學生學習過程的工具。不過，“檔案”所記錄的，往往可能只是學生學習的項目 – 什麼時候參加了什麼 – 而不是學生學習的過程。再加上大學入學，基本上不屑關注學習檔案，學習檔案也就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弄不好無疾而終。

## 教師對學生的判斷不科學嗎？

六、成績表 = 學生狀態？在香港學校，成績表是一件大事情。一個學期結束，教師忙於填寫學生的成績表，學生也緊張自己的成績表，家長也企首急於看到子女的成績表。傳統的成績表，主要是各科成績，有時候還有總分或者平均分，後者近年已經逐漸少見，代之以粗分的等級（A、B、C、…）。分數之餘，傳統還有本班或者本級學生名次；於是有了“考第一”、“考第尾”這類的概念。

姓名	年級	本學期上學日數	本學期入數
	六年乙	100	100
性別	男	該生上學日數	次
		100	100
科目	總分	考級	考
國語	100	100	
中文	100		
數學	50		
英文	50		
英語	100	50	
社會	100		
中文	100		
數學	50		
英文	50		
音樂	100	100	
社會	100	100	
常識	100		
自然	100	100	
圖畫	50	50	
手工	50	50	
勞作	50	50	
家政	50	50	
體育	50	50	
國語	50	50	
英語	50	50	
中文	50	50	
數學	50	50	
總分	100	100	
平均分	100	100	

1967年香港某管理小學的成績表

其次是“操行”或者“品行”，古典一點的，英文叫“Conduct”及“Application”，可以給一個等次。愈來愈多的學校，已經改成教師的評語，或者是各 1967 科教師的評語。

一般來說，成績表不會消失，總覺得應該給學生一個總結，更重要的是給家長一個交代。但是內容卻不知不覺地在經歷變化。變化的趨勢：從細分走向粗分，從數字走向評語，從具體走向概括。教師要填寫成績表，花的功夫愈來愈多，需要動腦筋的成分愈來愈多。對教師的挑戰，除了工作量，是如何超越具體的客觀數字，發揮自己的主觀判斷。

七、主觀判斷 = 不科學？如何看學生，對教師是一個關鍵的考驗。學生是人，是一個綜合性的總體概念。在工業社會，生產流程的嚴格設計，讓數量化的思維佔了主流；1963 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以後，西方社會科學也讓數量分析佔了主流。在這種思維的籠罩下，主觀判斷成了“不科學”的代名詞。相信電腦，不相信人腦，成了準則。最近這二、三十年，總體（holistic）的概念、質性（qualitative）的研究，逐漸佔領了一定的地位。彷彿人類有了一種醒覺，逐漸恢復了對人腦的自信。在非英語的西方社會，尤其如此；在亞洲，則似乎逐漸出現了西方分析性思維與東方概括性思維的掙扎，應該說是一種良性的走向。

在教育，對於學生的認識，其實往往教師心中有數。教師心中的潛在認識，學生是一個綜合性的個體，是一個“全人”，而不是分割的數據的堆砌。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式各樣的學生數據和平台，仍然會從教育的外部，不由分說地進入教育。這些數據和平台，可以作為有用的參考，並不會給予學生一個“全人”的概括，但應該不妨礙教師對學生的總體觀察與主觀判斷。

有一個現象，在學時期的“壞學生”，往往最懷念和最希望探望母校的老師。這說明什麼？